

21.1411

# 仁寿县志

第四辑

88

政协仁寿县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委员会

编

# 仁 寿 文 史

## 第 四 辑

H.17.1-6

政 协 仁 寿 县 委 会 员  
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仁寿解放·····            | 石仲伦 (1)          |
| 怀念党的秘密招待所——冯家院子····· | 候方岳 (6)          |
| 血战老河口·····           | 周肇国口述 徐忠稷整理 (12) |
| 仁寿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·····    | 叶志宽 (24)         |
| 袁衣团剿匪简记·····         | 矛 心 (29)         |
| 夜袭籍田铺·····           | 徐忠稷 (31)         |
| 读《仁寿县志》杂记·····       | 叶志宽 (40)         |
| 仁寿“国大代表”选举始末·····    | 徐忠稷 李熙 (48)      |
| 唐式遵与潘文华·····         | 魏奕雄 (64)         |
| 夏正寅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候方岳 (88)         |
| 冯建吴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李敏 供稿 (103)      |
| 国画长安派创始人石鲁·····      | 魏奕雄 温杰生 (106)    |
| 何煌荣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姚昆志 (119)        |
| 忆煌荣弟·····            | <u>熊化莲</u> (124) |
| 肖蒂岩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郭甫成 (126)        |
| 体坛新闻之秀·····          | 胡习成 (128)   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武术生活忆述·····      | 彭邦清 | 口述李德成 整理 | (133) |
| 郭蜀轩与猴拳·····      | 姚昆志 |          | (137) |
| 仁寿的书院、义学·····    | 李如渊 |          | (140) |
| 仁寿私立文华初级中学·····  | 徐忠稷 |          | (143) |
| 解放前成三公路修建概况····· | 阙兴建 |          | (151) |
| 我爱蚕桑·····        | 王锦成 |          | (157) |
| 仁寿茶叶小史·····      | 任 迈 |          | (168) |
| 猎 虎·····         | 周晓初 |          | (173) |
| 铁火铲·····         | 周晓初 |          | (175) |
| 诗二首·····         | 刘 帆 |          | (176) |

补 白: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|-------|
| 吊何丞相·····     | 李 元     |  | (47)  |
| 异地购粮运交·····   | 周晓初 徐忠稷 |  | (132) |
| 仁寿县城庚辰水灾····· | 周晓初 徐忠稷 |  | (136) |
| 特许费·····      | 周晓初     |  | (156) |

# 仁 寿 解 放

石 仲 伦

仁寿是何时解放的，大多数人都知道是1949年12月16日。但仁寿是如何顺利解放的，却不甚了解了。仁寿的顺利解放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它的内部条件和外在因素。

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四、一二事件”后，国民党仁寿县党部秉承上司的部署，开展“清党运动”，大肆镇压共产党人。仁寿的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下，长期过着衣不蔽体、食不饱肚的苦难生活，渴望翻身解放。早在1926年，爱国青年夏育群（赴法勤工俭学，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签定的卖国借款条约和里昂大学的斗争，同陈毅等被遣回国），利用杨栋材办仁寿团练出任大化乡两期团练所长会议之机，宣传马列主义和孙中山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使新的先进思想开始在仁寿传播。1928年，在仁寿古佛洞乡（今属双流县），共产党员王云程，从事地下革命活动。1929年，在嘉禾乡（今属双流县）天香公学建立第一个党小组。1930年，在嘉禾乡建立第一个党支部，以后扩大为特区委和仁寿县委，先后从事革命活动的地下党员180余人，革命积极分子达数百人。1933年至1941年，国民党特务机关曾三次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180余人，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其中，出现了一批坚持斗争、主张正义、追求理想的共产党员。特区委员

郭祝三被捕后，在狱中斗争坚决，释放时在填《离骚》词中写道：“一出门兮望故乡，故乡险世多豺狼，磨牙吸血最猖狂”，“呼友朋，联乡党，依长剑，执刀枪，驱逐狐狸与豺狼。”渴望“建立一个自由村，培育一个伊甸园，绿草红花四季香。这才是同乐盛世，物我浑忘！”

在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，地下党组织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，组建不定级、不定名的地区党组织，利用各种形式，广泛发动群众，开展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，为谋求劳动人民的解放作了大量工作。1941年7月，川康特委派侯方岳整顿籍田、刘公、煎茶三乡党组织后，组建籍田地区党组织，先后由程树棠、苏世沛、丁地平、邹玉琳任负责人。组织建立后，培养发展一批党员，至解放时有党员37人。他们利用“青年会”、“土地会”、“友保同盟会”等组织形式，广泛发动农民群众，开展活动。1947年，川康特委派陈俊卿、刘丹与籍田地区负责人丁地平、邹玉琳一起，发动群众“吃大户”，开展反饥饿斗争。从7月3日至6日，发动群众3000余人，连续四天“吃大户”，分吃地主、宗祠和仓库的粮食上千石，拯救饥民一百余人。同年9月5日（农历七月二十一日），地下党组织农民300余人，持枪50余支，举行武装起义，由陈俊卿、刘丹、苏世沛、丁地平、邹玉琳等领导，划分12个战斗小组，攻打籍田区署。1948年下年，在籍田、煎茶、刘公、永兴、嘉禾、佛洞等乡，开展“二五”减租的合法斗争，使许多佃农得到实惠。据煎茶、永兴两乡统计，迫使16户地主，减租面积2500余亩。1949年10月，开展军运工作，瓦解县保警四中队，由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仁简支队接收机枪3挺、冲锋枪12支、手枪16支、步枪150

支、手榴弹数十箱，增强了人民武装力量。

1949年1月，成都市委先后派王度之、林祥志、方筑、李诗雅等组建清水地区党组织，由王任负责人。先后安置疏散党员13人、民协成员6人、进步青年4人，发展党员4人，建立清水、老君、大林、金花四个据点，领导农民开展“二五”减租合法斗争。同年10月，在观音堂、碧云寺沟、小闸桥建立三支农民武装，有队员230人、枪120余支，在马鞍山一带开展活动；并通过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，控制籍田区部分武装力量。11月，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惑众，由王度之主持起草《告全县同胞书》，经一、二、四区党组织负责人肖光宇审阅后，以仁寿县地下党组织的名义，印发全县各地张贴，宣传共产党的宗旨目的和方针政策，要求各机关法团和广大群众，保护国家财产、交通安全、电讯设备，稳定社会秩序，迎接解放。

1949年10月，原省临工委（党的临时工作小组）派夏逊到仁寿，组建一、二、四区党组织，指定肖光宇负责全面，兼顾四区；冯举负责组织，兼顾二区；刘光负责宣传，兼顾一区。组织建立后，发展党员2人，共有党员12人。为开展活动的需要，四区发展新民主主义实践社成员数十人，成立松峰、宝飞、汪碗越、禄家涂家四个支部。夏逊、冯举、刘光在大化、文公、城区等地，也发展了一批实践社成员。至解放时，全县发展实践社成员200余人。四区党员和实践社成员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，做县参议员肖谦伯、徐凤翔的工作，直接掌握迺龙、松峰两乡自卫武装，并缴获国民党溃军轻机枪1挺，又从龙正购回冲锋枪8支、子弹2箱，准备在仁、威、荣、井边境建立根据地，开展武装斗争；肖光宇参与全

区自卫队长联席会议，商讨稳定社会秩序、迎接解放的有关事宜。二区党员和实践社成员，做县参议员、自卫大队长冯子绥的掌握控制工作；对潘清洋营也施以影响和教育，促使该部迅速起义。城区党员、民协成员和实践社成员，组织《仁声合唱团》，演唱进步歌曲，唤起民众觉醒，迎接仁寿解放。

临近解放前夕，为做好县内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，负责人肖光宇指派党员马成玉，通过县府政警队长吴玉龙和自卫总队参谋余文灿，将实践社成员、收音室技工叶重光记录新华社的重大新闻，及时印送给县长李承魁和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黄伯光阅读；又派负责宣传的刘光代表党的组织，直接与黄伯光进行谈判，晓谕形势前途，提出保护银行、仓库、交通安全和文书档案，维护社会治安，稳定机关工作人员，保护地下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等五项条件，使仁寿政局一直比较稳定。县长李承魁常到机关、学校、街道检查工作，叫大家安心工作，遵守秩序，照常营业，照常上班，照常上课，不要害怕。解放军进城那天早上，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黄伯光通知全县自卫队，枪支子弹入库，队员集中待命。地下党的这些做法和取得的效果，为仁寿解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内部条件。

再从外部条件来看，1949年12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，急速进军西南，策划“成都战役”，消灭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军。二野三兵团分左、中、右三路迂回成都，解放沿途各县。右路11军31师，15日解放简阳后，途经煎茶乡，16日夜在古佛洞黄渡府河。中路12军3个师，于16日拂晓进入仁寿境内，34师从资中球溪河北

斗镇、张家桥、分水铺、永兴场，17日夜在半边街抢渡府河。35师、36师从资中茶店子经富加、仁寿县城、高店子，向彭山、新津前进。35师一部分队伍经禄加场、始建镇、钟祥场、曹加场，在彭山江口汇合。

16日上午九时许，原县长李承魁和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黄伯光等人，在金马桥设置接待站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。午饭后，解放军从东至北，通过全城主要街道，张贴解放布告，从此，灾难深重的仁寿人民，在中共地下党的长期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战下，迎来了仁寿的解放，开创仁寿历史的新篇章。这难忘的一日，将永远载入仁寿史册。

# 怀念党的秘密招待所——冯家院子

候 方 岳

在成都市南面，沿岷江河离成都六十华里的地方，有个苏码头，距苏码头两华里，有个冯家院子，住着冯巨源、冯纪成两兄弟。他俩思想进步，支持革命。中共四川省工委、川康特委把冯家院子作为党在苏码头的秘密招待所。一些二、三十岁的共产党员都尊称冯巨源为冯二伯、冯纪成为冯四叔。

冯巨源的女婿夏仲寅（育群、时硕）与陈毅同志曾留学法国。1921年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卖国“中法大借款”，被法国当局同时遣送回国，又同学于北京“中法大学”，共同学习马列主义，经长期而严峻的考验后，夏仲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积极从事兵运和领导三台县地下红色兵站的工作。夏仲寅的兄长夏正寅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，也积极学习马列主义，虽曾任国民党领导的两任县长，却能体察民情，暗中支持中共革命工作，历尽风险。

1932年夏正寅、夏仲寅兄弟俩从仁寿大化乡迁居苏码头，成为我党的交通联络站、中高级干部的住宿地。上海党中央给四川省委的经费多次汇交这里，由夏转送。夏正寅也不断向省委捐款，当省委拒绝接收时，他托词是“党中央汇来的”，说服省委收下。1934、1935年时，省委不断遭到敌特破坏，除忠贞的领导同志殉难外，也出现过叛徒，供出了

这个交通联络站。夏正寅这个党外布尔什维克，能沉着应付，通过上层统战关系，度过毁家丧命的危险。

1937年“七七”抗战爆发后，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（1938年11月后改为中共川康特委），仁寿、华阳、双流一带党组织重建时，夏正寅老先生又同省工委、川康特委和苏码头、煎茶溪一带党的区委、支部负责人建立了密切关系，开办书店，推销《新华日报》和进步书刊。通过与省工委、川康特委联系，派来一批党员充实改造这一带的乡村小学，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人才。接待从成都来宣传抗日救亡的团体，广泛宣传抗日救亡，并公开领导业余剧团，通过各种渠道，到仁寿各乡镇公演，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影响。当时举办演讲会，读书会，开办农民夜校、进步书店，使苏码头成为著名的“红色乡村”。川康特委副书记邹凤平、为了党的领导干部杨述、杨道生全家的安全，从成都把他们的老母、夫人、小弟、小孩转移到苏码头，安置在夏正寅家，生活达数年之久。在反共高潮时，特务、地头蛇告秘，对夏正寅造成很大的威胁，川康特委书记程子健专程从成都跑来通知夏正寅转移。他短期潜伏后，又公开出面，与反动派针锋相对地斗智，掩护我党干部开展工作。

夏正寅老伯虽然十分机智，但从长远支持革命打算，不能不另建党的领导干部来往住宿的落脚点，以防不测。在夏老俩兄弟的影响下，冯家院子这个党的地下秘密招待所，从1938年起，又重新建立起来。凡是我党干部从外地来，只要照约定代名进入冯家院子，冯二伯、冯四叔两家的人，立即热情招待，端来洗脸水，递送香烟，泡上热茶，马上生火，煮起糖鸡蛋端来，接着分别指定人去买酒肉、杀鸡，不管我

们的同志如何婉言相劝，总是劝不住的。两位老人家都如此把我们党员干部当作贵客，轮流招待，上顿吃了四叔家，下一顿必是吃二伯家。

领导干部来，要通知附近某个党员汇报工作，传达指示，冯家一定腾出1间安静房子，让其密谈；他们两家的人自动避开，绝不顺便打听；并派人外出散步，自觉担任流动哨，以防敌特或不速之客接近。若是他们家的亲友来，则引到其它屋去，不让与我们的同志见面，更不让任何人影响党员同志谈工作。

1941年2月，我从彭县、新繁检查党组织工作后，经成都东郊向苏码头方向行进，途中患重感冒，发高烧，四肢无力，到中和场已走不动了。时身上的路费已经用完，不能住栈房，于是咬紧牙关，赶到苏码头，想到我是敌特追捕的大目标，绝不能到夏正寅老先生家去住，仍继续前进2里，喊了一刻多钟，才将已回家了的摆渡船工喊来，晚上9点半钟走到冯家院子。冯四婶一听我喉咙沙哑，满面通红，行动吃力，伸手接茶时两手发抖。冯四婶立即惊呼：“侯先生，你发重病了。”他立即将因患感冒的冯四叔叫起来说：“赶快找医生……。”可是，夜深了，附近哪里去找医生呢？哪里去买药呢？冯四叔一面派人去找医生，一面叫冯四婶马上熬生姜、胡椒、红糖开水1碗，端来我吃了。可是，医生没有找到。因冯四叔自学中医，从《药性赋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验方新编》……到《伤寒论》等他都读得很熟，但非亲人挚友，一般是不开处方的。为了能及时与我治病，冯四叔亲自给我切脉说：“脉搏跳动每分钟110几次了。”他立即提笔开处方：柴胡、紫苏、荷香……12位药，叫人去找渡船工过

河到苏码头，把药铺叫开，12点正拣回中药，马上熬煎。这时，又把冯二伯惊醒，他坐在我睡的床前，亲切抚摸我的额头、脉搏、心跳，倾听我的呼吸，守护到凌晨两点，当我吃下这付药第一碗浓汤后，他们才接受我的劝告去入睡了。凌晨5点，我睡得模模糊糊的，四婶又将我唤醒吃第二碗浓药，睡到上午10时醒来，湿度已下降，脉搏已降到80几次，冯二伯的冰糖煮鸡蛋又送来了。四婶问四叔：“冰糖煮鸡蛋时加了猪油的，病人是否能吃呢？”四叔说：“经过高温煎，猪油与冰糖已起化合作用，可以吃。”不久，又端来百合、苡仁稀饭，下午两时，我的温度降到37.5度，我与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陈述舟同志谈话后，已是下午3点半钟，我要到傅家坝去处理组织问题，拟在那里住1夜，然后去彭山。我要走时，冯二伯、冯四叔、四婶坚决不让走说：“不管你的工作如何忙，刚才退烧，不能吹风，感冒再发，重得很，必须再住1夜，再吃一付药，如果明天下午3点钟不发烧，才能让你走。”我说不赢他们几位老人家，陈述舟也不同意我走，我只好从命了。

冯四叔多才多艺，他学过机械学，精于修手表，善于修理手枪、步枪、机枪，家中有车床、钳、钻、锉……等工具。我曾说：“如果将来我们搞武装起义，四叔就是我们革命军的修械厂的厂长。”四叔说：“我的脚不中用，你看我不是个跛子吗？跟着游击队跑，我不行！”我说：“我们有后方根据地，不能让您老人家走路，若大转移时，我们有大力士抬您老人家，主要是请您当工程师。”他说：“只要不嫌弃我这个残废人，也可以为革命效忠。”

1941年6月下旬，川康特委派人来借田铺苏世沛同志

家，通知我立即移交这里 8 县党组织关系，准备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，接受新任务。这时，距放暑假还有 10 天，叫我的爱人陈素敏同志向借田中心小学校长、教务主任托词说明“70 岁的老母病危，要赶回老家送终。”提前考试完，雇了长途人力车，拖着行李，上午 11 时走到苏码头。我叫爱人抱着 1 周岁的乳儿和拖车的工人，在茶馆里喝茶等候，便到冯家院子辞行，并通知陈述舟同志来，告诉他以后领导人来接头的“代号、口号”，1 点钟就回苏码头。

可是，一到冯家院子，见到二伯、四叔、四婶等，听说我要远行了，哪能让我说几句话就走！他们立即派两人，一个去通知陈述舟立即来相见，并接陈素敏抱着乳儿来冯家吃午饭；一个去街上在馆子里招待拖车工人吃午饭，看守车上的行李，冯家几位老人全体动手，杀鸡、烧刮腊肉，仅用两个钟头，就吃午饭，炒鸡丁、炖鸡肉、蒸腊肉、炒鸡蛋……摆满一桌，十分热情，为我饯行，祝我们一路顺风，吉祥平安！再三说：“以后回到成都，一定要再来冯家院子。”午饭后，3 位老人一道送行到苏码头场口，相互祝贺，我再三悄悄地说：“我是敌特侦捕的大目标，请您们控制感情，理智些，赶快回家，并请他们转告夏正寅老伯，革命胜利后，我归来一定再来看望和感谢您们冯、夏两家的老人。”双方都抑制着感情，依依惜别。

从 1935 年 1 月至 1941 年 6 月底，我在成都市及川西地区工作 6 年半，党的地下招待所有 5、6 个，苏码头冯家院子是最热情最周到的两个招待所之一，使我永远怀念。解放后，本应一一拜访，深致谢意和报答，可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条件去致谢和报答。革命胜利后，征集党史资料，

才能重访旧战场，遥望35年前的地下招待所的竹林茅舍，祝愿地下招待所的主人含笑九泉，并默告他们：受过您们热情招待、维护安全、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，永远没有忘记您们！您们的功劳，是永垂不朽的！

一九八五年冬

# 血战老河口

周肇国口述、徐忠履整理

1945年三月上旬，豫西、鄂北会战开始。当时，日军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任务，先后占领粤汉、湘桂沿线的美国空军基地，美军加强芷江、老河口基地，对日军平汉、津浦、粤汉、湘桂等铁路沿线及长江航运，构成很大的威胁，因此，日军从其南北各师团，抽调部份兵力，分头向芷江、老河口进攻。

日军进攻老河口前，国军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及其所属四十一军驻防襄阳、樊城，第五战区长官部设老河口。1945年元月初，四十五军决定将其所辖的125师（师长汪匣锋当时未任军长）调老河口整训兼任长官部警卫，调127师任大洪山前线防务。嗣因军长陈鼎勋调重庆甲级将官班二期受训，大洪山防务由127师师长王徵熙代行军长职务指挥。

125师师长汪匣锋率其373、375团（374团团长方元俊率部回川接收新兵）到达老河口部署警卫，整训部队，不久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辕主任，战区司令长官由刘峙继任。三月下旬，日军华北方面军，以其110、115师团、坦克第三师团、骑兵第四旅团，由南阳、邓县、新野、孟家楼直趋老河口，目的在攻占老河口盟军机场。三月27日进至光化县的洋林桥。29日，刘峙命令125师固守老河口三天，掩护后勤物资撤过丹江西岸。125师派副师长兼

373团团长陈仕俊（又名陈玲仁寿彰加乡人）在光化县城及塔子山等地占领阵地、阻止日军前进。汪匪锋率375团团长黄崇凯（仁寿五皇乡人）守卫老河口。30日，日军攻占前哨阵地，两次以炮兵掩护进攻塔子山未果，31日又大举进攻，战至午后三时左右，373团撤进城内与375团协同防守。

从4月1日起，守卫老河口之战，进入紧张阶段，日军连续进攻化成门及东门机场一带，战斗异常激烈，125师的两个团伤亡过大，防守力量过于薄弱。刘峙原令固守三日，后又命令坚守七天。根据侦察，日军正调集大部队增援，有加强进攻的迹象，因此，调我营进城协助防守。我是127师380团（团长陈筱文）的三营营长，原在襄河南岸地区布防。127师所辖的379、380两个团，在战斗开始后，从大洪山区撤回老河口南岸的谷城地区，担任河防、掩护老河口作战。由于127师师长王敬熙代行军长职务，在人事上与125师有矛盾，要调我营进城，师长王敬熙不答应，料定此去凶多吉少，最后，争执不过，还是调我去，实际上，成了他们内部斗争的牺牲品。所以，当日军攻入城内、师部撤到青山港附近、还听到城内激烈的枪声时，王敬熙不禁叹息：“这个营完了！”

老河口的东、西、北三面都是浅丘和平坝，没有大山。南门靠襄河，水深河阔，大船可通襄樊。东门小镇徐家滩去光化县方向、离城二三里处，有个高地塔子山，被日军占据后，修筑大炮阵地，白天直射城区，常配三五架飞机轮番轰炸，城内房屋大部被毁，居民逃光，不见烟火。东门外有个飞机场，靠近城墙边，日军多次用大炮猛轰，炸垮城墙，掩护步兵经飞机场进攻，被125师的守城部队打死在机场内，